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法尼娜·法尼尼



法尼娜·法尼尼

——教皇治下发现的烧炭
党人末次密会的详情

[法国] 司汤达
李健吾 译

这是一八二七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罗马全城轰动：著名的银行家 B 公爵，在威尼斯广场他的新邸举行舞会。为了装潢府邸，凡是意大利的艺术、巴黎和伦敦所能生产的最名贵的奢华物品，全用上了。人人抢着赴会。高贵的英吉利的金黄头发而又谨饬的美人们，千方百计以获得参加舞会为荣。她们来了许多。罗马的最标致的妇女跟她们在比美。一个少女由她父亲陪伴着进来，她的亮晶晶的眼睛和黑黑的头发说明她是罗马人，人们的视线全集中到她身上，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种罕见的骄傲。

可以看出，舞会的华贵震惊了前来赴会的外国人。他们说：“欧洲任何国王的庆典都赶不上它。”

国王们没有罗马式的宫殿，而且只能邀请宫廷的命妇。B 公爵却专约漂亮的妇女。这一夜晚，他在邀请妇女上是成功的，使得男人们几乎眼花缭乱了。值得注目的妇女是那样多，要就中决定谁最美丽可就成为问题了。选择一时决定不下来。最后，法尼娜·法尼尼郡主，那个头发乌黑、目光明亮的少女，被宣布为舞会的皇后。马上，外国和罗马的年轻男子，离开了所有别的客厅，聚到她待着的客厅里。

她的父亲党·阿斯德卢巴勒·法尼尼爵爷，要她先陪两三位德意志王公跳舞。随后，她接受了几个非常漂亮、非常

高贵的英吉利人的邀请。可是她讨厌他们的虚架子。年轻的里维欧·萨外里似乎很爱她，她仿佛也更喜欢折磨他。他是罗马最头角峥嵘的年轻人，而且也是一位爵爷，不过，谁要是给他一本小说，他读上二十页就会把书丢掉，说看书让他头疼，在法尼娜看来，这是一个缺点。

将近半夜的时候，一个新闻传遍舞会，相当轰动。一个关在圣·安吉城堡的年轻烧炭党人，在当天夜晚化装逃走了，当他遇到监狱最后的守卫队时，竟像传奇人物一样胆大包天，拿一把匕首袭击警卫。不过他自己也受了伤，警卫正沿着他的血迹在街上追捕。人们希望把他捉回来。

就在大家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堂·里维欧·萨外里正好同法尼娜跳完舞。他醉心于她的风姿和她的胜利，差不多爱她爱疯了，送她回到她原来待的地方，对她道：“可是，请问，到底谁能够得到你的欢心呢？”

法尼娜回答道：“方才逃掉的那个年轻烧炭党人，至少他不是光到人世走走就算了，他多少做了点事。”

堂·阿斯德卢巴勒爵爷来到女儿跟前。这是一个二十来年没有同他的管家结过账的阔人，管家拿爵爷自己的收入借给爵爷，利息很高。你若是在街上遇见他，会把他当作一个年老的戏子，不会注意到他手上戴着五六只镶着巨大钻石的戒指。他的两个儿子做了耶稣会教士，随后都发疯死掉。他把他们忘了。但是，他的独养女法尼娜不想出嫁，使他不开心，她已经十九岁，拒绝了好些最煊赫的配偶。她的理由是什么？和西拉退位的理由相同：看不起罗马人。

舞会的第二天，法尼娜注意到她的一贯粗心大意、从不

高兴带过一次钥匙的父亲，正小心翼翼关好一座小楼梯的门。这楼梯通到府里四楼的房间。房间的窗户面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法尼娜出去做了几次拜访，回来的时候，府里正忙着过节装灯，把大门阻塞住了，马车只好绕到后院进来。法尼娜往高里一望，惊讶起来了。原来她父亲小心在意关好了的四楼的房间，有一个窗户打开了。她打发走她的伴娘，上到府里顶楼，找来找去，找到一个面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有栅栏的小窗户。她先前注意到的开着的窗户离她两步远。不用说，这屋子住了人。可是，住了谁？第二天，法尼娜想法子弄到一把开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的小门钥匙。

窗户还开着，她悄悄溜了过去，躲在一扇百叶窗后面。屋子靠里有一张床，有人躺在床上。她的第一个动作是退回来，不过她瞥见一件女人袍子，搭在一张椅子上。她仔细端详床上的人，看见这个人是一头金发，样子很年轻，她断定这是一个女人。搭在椅子上的袍子沾着血，一双女人鞋放在桌子上，鞋上也有血。不相识的女人动了动。法尼娜注意到她受了伤，一大块染着血点子的布盖住她的胸脯，这块布只用几条带子拴住。拿布这样捆扎。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外科医生干的。法尼娜注意到，每天将近四点钟，父亲就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去看望不相识的女人，不久他又下来，乘马车到维太莱斯基伯爵夫人府去。他一出去，法尼娜就登上小平台，她从这里可以望见不相识的女人。她对这个十分不幸的年轻女人起了深深的同情。她很想知道她的遭遇。搭在椅子上沾着血的袍子，像是被刺刀戳破的。法尼娜数得出戳破的地方。有一天，她更清楚地看见不相识的女人：她的蓝

眼睛盯着天看，好像在祷告。不久，眼泪充满了她美丽的眼睛。年轻的郡主眼巴巴直想同她说话。第二天，法尼娜大起胆子，在她父亲来以前，先藏在小平台上。她看见堂·阿斯卢巴勒走进不相识的女人屋子。他提着一只小篮子，里头装着一些吃的东西。爵爷神情不安，没有说多少话。他说话的声音低极了，虽说落地窗开着，可法尼娜仍听不见。没有多久他就走了。

法尼娜心想：

“这可怜的女人一定有着一些很可怕的仇人，使得我父亲那样无忧无虑的性格，也不敢凭信别人，宁愿每天不辞辛苦，上一百二十级楼梯。”

一天黄昏，法尼娜把头轻轻伸向不相识的女人的窗户，她遇见了她的眼睛：全败露了。法尼娜跪下来，嚷道：

“我喜欢你，我一定对你忠实。”

不相识的女人做手势叫她进去。

法尼娜嚷道：

“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我的胡闹和好奇一定得罪了你！我对你发誓保守秘密。你要是认为必要的话，我就决不再来了。”

不相识的女人道：

“谁看见你会不高兴？你住在府里吗？”

法尼娜回答道：

“那还用说。不过我看，你不认识我。我是法尼娜，堂·阿斯德卢巴勒的女儿。”

不相识的女人惊奇地望着她，脸红得厉害。她随后说道：

“希望你肯每天来看我。不过，我希望爵爷不晓得你来。”

法尼娜的心在怦怦地跳。她觉得不相识的女人的态度非常高尚。这可怜的年轻女人，不用说，得罪了什么有权有势的人，或许一时妒忌，杀了她的情人？她的不幸，在法尼娜看来，不可能出于一种寻常的原因。不相识的女人对她说：她肩膀上有一个伤口，一直伤到胸脯，使她很痛苦，她常常发现自己一嘴的血。

法尼娜嚷道：

“那你怎么不请外科医生？”

不相识的女人道：

“你知道，在罗马，外科医生看病，必须一一向警察厅详细报告。你看见的，爵爷宁可亲自拿布绑扎我的伤口。”

不相识的女人神气委婉温柔，对自己的遭遇没有一句哀怜的话。法尼娜爱她简直发狂了。不过，有一件事很使年轻的郡主奇怪：在这明明是极严肃的谈话之中，不相识的女人费了大劲才抑制住一种骤然想笑的欲望。

法尼娜问道：

“我要是知道你的名字，我就快乐了。”

“人家叫我克莱芒婷。”

“好啊！亲爱的克莱芒婷，明天五点钟，我再来看你。”

第二天，法尼娜发现她的新朋友情形很坏。法尼娜吻着她道：

“我想带一个外科医生来看你。”

不相识的女人道：

“我宁可死了，也不要外科医生看。难道我想连累我的恩

人不成？”

法尼娜连忙道：

“罗马总督萨外里·喀唐萨拉大人的外科医生，是我们的一个听差的儿子，他对我们很忠心。由于他的地位，他谁也不怕。我父亲对他的忠心没有足够认识。我叫人找他来。”

不相识的女人喊道：

“我不要外科医生！看我来吧。要是上帝一定要召我去的话，死在你的怀里就是我幸福。”

她的急切倒把法尼娜吓住了。

第二天，不相识的女人情形更坏了。法尼娜离开她的时候道：

“你要是爱我，你就看外科医生。”

“要是医生一来，我的幸福就全完啦。”

法尼娜接下去道：

“我一定打发人去找他来。”

不相识的女人什么话也没有说，留住她，拿起她的手吻了又吻，眼睛汪着一包泪水。许久。她才放下法尼娜的手，以毅然就死的神情，向她道：

“我有一句实话对你讲。前天，我说我叫克莱芒婷，那是撒谎。我是一个不幸的烧炭党人……”

法尼娜大惊之下，往后一推椅子，站了起来。

烧炭党人继续说道：

“我觉得，我一讲实话，我就会失去唯一使我依恋于生命的幸福。但是，我不应该欺骗你。我叫彼耶特卢·米西芮里，十九岁，父亲是圣·盎其洛·因·伐图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外

科医生，我哪，是烧炭党人。官方破获了我们的集会。我被戴上锁链，从洛马涅解到罗马，关在白天黑夜都靠一盏油灯照明的地牢里，过了十三个月。一个善心的人想救我出去，把我装扮成一个女人。我出了监狱，走过末道门的警卫室，听见有一个卫兵在咒骂烧炭党人，我打了他一巴掌。我告诉你，我打他并不是炫耀自己胆大，仅仅是一时走神罢了。惹祸以后，一路上被人追捕，我让刺刀刺伤，已经精疲力竭了，最后逃到一家大门还开着的人家楼上，听见后面卫兵也追了上来，我就跳过一个花园，跌在离一个正在散步的女人几步远的地方。”

法尼娜道：

“维太莱斯基伯爵夫人！我父亲朋友。”

米西芮里喊道：

“什么！她说给你听啦？不管怎么样，这位夫人把我救了。她的名字应当永远不讲出来才是。正当卫兵来到她家捉我的时候，你父亲让我坐着他的马车，把我带了出来。我觉得我的情形很坏：好几天了，肩膀挨的这一刺刀，让我不能呼吸。我快死了。我挺难过，因为我将再也看不见你了。”

法尼娜不耐烦地听了以后，很快就走出去了。米西芮里在她那美丽的眼睛里看不出一点点怜悯，有的也只是那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表情。

夜晚，一个外科医生出现了；只他一个人。米西芮里绝望了，他害怕他再也看不到法尼娜。他问外科医生，医生只是给他放血，不回答他的问话。一连几天，都这样渺无声息。彼耶特卢的眼睛不离开平台的窗户，法尼娜过去就是从这里

进来的。他很难过。有一回，将近半夜了，他相信觉察到有人在平台的阴影里面。是法尼娜吗？

法尼娜夜夜都来，脸庞贴住年轻烧炭党人的窗玻璃。

她对自己说：“我要是同他说话，我就毁啦！不，说什么我也不应当再和他见面！”

主意打定了，可是她不由自己地想起，在她糊里糊涂地把他当作女人的时候，就已经爱上他了。在那样亲亲热热一场之后，难道必须把他忘掉？在她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法尼娜发现自己来回改变想法，不禁害怕起来。自从米西芮里说出他的真实名姓以后，她习惯于思索的每一件事，全象蒙上了层纱幕，隐隐约约只在远处出现。

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法尼娜面色苍白，颤颤索索地同外科医生走进烧炭党人的屋子。她来告诉他，一定要劝爵爷换一个听差替他来。她待了不到十分钟。但是，过了几天，出于慈心，她又随外科医生来了一回。一天黄昏，虽说米西芮里已经转好，法尼娜不再有为他的性命担忧的借口，她却大着胆子一个人走了进来。米西芮里看见她，真是喜出望外。但是，他想隐瞒他的爱情，尤其是，他不愿意抛弃一个男子应有的尊严。法尼娜走进他的屋子，涨红了脸，深怕听到爱情的话。然而他接待她用的高贵、忠诚而又并不怎么亲热的友谊，却使她惶惑不安。她走的时候，他也没有试着留她。

过了几天，她又来了，看到的是同样的态度，同样尊敬忠诚与感激不尽的表示。用不到约制年轻的烧炭党人的热情，法尼娜反问自己：是不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单相思。年轻的姑娘一向傲气十足，如今才痛心地感到自己的痴情发展到了何

等地步。她故意装出快活、甚至于冷淡的模样，来的次数少了，但是还不能断然停止看望年轻的病人。

米西芮里热烈地爱着。但是，想到他低微的出身和他的责任，决心要法尼娜连着一星期不来看他，他才肯吐露他的爱情。年轻郡主的自尊心正在步步挣扎。最后她对自己道：“好啊！我去看他，是为了我、为了自己开心，说什么我也不会同他讲起他在我心里引起的感情。”于是她又来看米西芮里，而且一待就许久。但是他同她谈话的神情即使有二十人个在场也无伤大雅。有一天，她整整一天恨他，决定对他比平时还要冷淡，还要严厉，临到黄昏，却告诉他她爱他。没有多久，她就什么也不拒绝他了。

法尼娜很痴情，必须承认，法尼娜非常幸福。米西芮里不再想到他自以为应该保持的男子的尊严了，他像一个初恋的十九岁的意大利青年那样爱着。由于“激情，爱”而生的种种思虑，使他不安到了这种程度：他对这位傲气冲天的年轻郡主讲起他用过的要她爱他的手段。他的过度的幸福使他惊讶。四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有一天，外科医生允许他的病人自由行动。米西芮里寻思：我怎么办？在罗马最美的美人的家里藏下去？那些混账的统治者，把我在监狱里头关了十三个月，不许我看见白昼的亮光，还以为摧毁了我的勇气！意大利，你真太不幸了，要是你的子女为了一点点小事就把你丢了的话！

法尼娜相信彼耶特卢的最大幸福是永远同她在一起待下去。他象是太快乐了；但是波拿巴将军有一句话，在年轻人的灵魂里面，引起痛苦的反应，影响他对妇女的全部态度。一

七九六年，波拿巴将军离开布里西亚，陪他到城门口的市府官吏对他说：“布里西亚人爱自由，远在其他所有意大利人之上。”他回答道：“是的，他们爱同他们的情妇谈自由。”

米西芮里模样相当拘束，向法尼娜道：

“天一黑，我就得出去。”

“千万留意天亮以前回到府里，我等你。”

“天亮的时候，我离开罗马要好几里地了。”

法尼娜不动感情地道：

“很好，你到哪儿去？”

“到洛马涅，报仇去。”

法尼娜露出最平静的模样，接下去道：“我阔，我希望你接受我送的军火和银钱”。

米西芮里不改神色，望了她一时，随后，他投到她的怀里，问道：

“我的命根子，你让我忘掉一切，连我的责任也忘掉。不过，你的心灵越高贵，你就越应当了解我才是。”

法尼娜哭了好久。他们讲定，他推迟到后天才离开罗马。

第二天她问道：

“彼耶特卢，您常常对我讲起，假如奥地利有一天卷入一场离我们老远的大战的话，一位有名望的人，例如，一位拿得出大批银钱的罗马爵爷，就可以为自由做出最大的贡献。”

彼耶特卢诧异道：

“那还用说。”

“好啊！你有胆量，你缺的只是一个高贵的地位。我嫁给你，带二十万法郎的年息给你。我负责取得我父亲的同意。”

彼耶特卢扑通跪了下去。法尼娜心花怒放了。他向她道：

“我热爱你。不过，我是祖国的一个可怜的仆人。意大利越是不幸，我越应当对它忠心到底，要取得堂·阿斯德卢巴勒的同意，就得好几年扮演的一个可怜的角色。法尼娜，我拒绝你。”

米西芮里急于拿这话约束自己。他的勇气眼看就要丧失了。他嚷道：

“我的不幸就是我爱你比爱性命还厉害，就是离开罗马是對我最大的刑罚。啊！意大利从野蛮人手里早就解放出来该多好啊！我跟你一起搭船到美洲过活，该多快活啊！”

法尼娜心冷了。拒绝和她结婚的话激起她的傲气。但是，不久，她就投到米西芮里的怀里，她嚷道：

“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是的，我的乡下的小外科医生，我永远是你的了。你是一个伟大人物，就和我们古代的罗马人一样。”

所有关于未来的想法、所有理性的伤心的启示，全无踪影了，这是一刻完美无缺的爱情。等他们头脑清醒过来以后，法尼娜道：

“你一到洛马涅，我差不多也就来了。我让医生劝我到波雷塔浴泉去。靠近佛尔里，我们在圣·尼考洛有一座别墅，我在别墅住下来……”

米西芮里喊道：

“在那边，我跟你一起过一辈子！”

法尼娜叹了一口气，接下去道：

“从今以后，我命里注定要无所不为。为了你，我要毁掉

自己,不过,管它呐……你将来能爱一个声名扫地的姑娘吗?”

米西芮里道:

“你不是我的女人、一个我永远崇拜的女人吗?我知道怎么样爱你,保护你。”

法尼娜必须到社会上走动走动,她才一离开,米西芮里就开感觉他的行为不近情理。他问己道:

“祖国是什么?不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人对我们有过恩,我们应当感恩图报,万一他遭到不幸,我们并不感恩图报,他就可能咒骂我们。祖国与自由,就像我穿的外套,对我是一件有用的东西。我父亲没有遗留给我,不错,我就应当买一件。我爱祖国与自由,因为这两件东西对我有用。要是我拿到手不懂得用,要是它们对我就像八月天的一件外套一样,买过来有什么用,何况价钱又特别高?法尼娜长得那样美!她有一种非凡的天资!人家一定要想法子得她的欢心的,她会忘记我的。谁见过女人从来只有一个情人?作为公民,我看不起这些罗马爵爷,可是,他们比我方便得多了!他们一定是很可爱的!啊!我要是走的话,她就忘记我了,我就永远失掉她了。”

半夜,法尼娜来看他。他告诉她,他方才怎样犹疑不决,怎样因为爱她,研究过祖国这伟大的字眼。法尼娜很快乐。她心想:

“要是必须在祖国和我之间决然有所选择的话,他会选我的。”

附近教堂的钟在敲三点,最后分别的时间到了。彼耶特卢挣出女朋友的怀抱。他已经走下了小楼梯了。只见法尼娜

忍住眼泪，向他微笑道：

“要是有一个可怜的乡下女人照料你一场，你不做一点什么谢谢她吗？你不想法子报答报答她吗？你此去前途茫茫，吉凶未卜，你是要到你的仇人中间去旅行呀。就算谢我这个可怜的女人，给我三天吧，算你报答我的照料。”

米西芮里留下了。三天之后，他终于离开了罗马。仰仗一张从一家外国大使馆买到的护照，他到了他的家乡。大家喜出望外，他们全以为他已经死了。朋友们打算杀一两个宪兵，庆祝庆祝。

米西芮里道：

“没有必要，我们不杀一个懂得放枪的意大利人。我们的祖国不是一座岛，像幸运的英吉利。我们缺乏兵士抵抗欧洲帝王的干涉。”

过了些时候，宪兵们四面兜捕米西芮里，他用法尼娜送给他的手枪杀死了两个。官方悬赏捉拿他。

法尼娜没有在洛马涅出现。米西芮里以为她忘了自己。他的虚荣心受了伤。他开始想到他和他情妇之间地位上的悬殊。一想起过去的幸福，他又心软了，直想回罗马看看法尼娜在做什么。这种疯狂的念头眼看就要战胜他所谓的责任了，这时，一天黄昏，山上一座教堂怪声怪调地传出晚祷的钟声，就像敲钟的人心不在焉的样子。这是烧炭党组织集会的一种信号。米西芮里一到洛马涅，就和烧炭党组织有了联系，当天夜晚，大家在树林里的一座道庵聚会。两位隐修士让鸦片麻醉住，昏昏沉沉，一点也意识不出他的房子在派什么用场。米西芮里闷闷不乐地来了。在集会上他得知首领被捕，而他——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被推为首领。在这个组织里，有一些成员已五十多岁，从一八一五年缪拉远征以来就入党了。得到这意想不到的荣誉，彼耶特卢觉得他的心在跳。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决定不再思念那忘了他的罗马姑娘，把他的思想全部献给：“从野蛮人手里解放意大利”的责任。

作为首领，大家一有关于当地人员来往的报告，就送给米西芮里看。集会以后两天，他从报告上看到法尼娜郡主新近来到她的圣·尼考洛的别墅。读到这个名字，他心里骚乱要比快乐大。他拿定主意当天黄昏不到圣·尼考洛别墅去，以为这就保证了他对祖国的忠心。他疏远法尼娜，但是，她的形象妨碍他按部就班地完成他的任务。第二天他见到她。她像在罗马一样爱他。她父亲要她结婚，延迟了她的行期。她带来两千金币。这意想不到的捐助，大大提高了米西芮里在新职位上的声望。他们在考尔夫定做了一些刺刀；他们收买下奉命搜捕烧炭党人的教皇大使的亲信秘书，这样，他们把给政府做奸细的堂长的名单也弄到了手。

就是在这时期，在多灾多难的意大利，一个最慎重的密谋计划拟定了。我这里不详细叙述，详细叙述在这里也不相宜。我说一句话就够了：起义要是成功了，大部分的荣誉要属于米西芮里。在他的领导之下，只要信号一发，几千起义者就会起来，举起武器，等候上级领导来。然而事情永远是这样子，决定性的时刻到了，由于首领被捕，密谋成了画饼。

法尼娜一到洛马涅，就看出对祖国的爱已经让她的情人忘掉还有别的爱。罗马姑娘的傲气被激起来了。她试着说服自己，但无济于事。她心里充满了郁郁不欢：她发现自己在

咒骂自由。直到现在为止，她的骄傲还能够控制她的痛苦。但是，有一天，她到佛尔里看望米西芮里，再也控制不住了。她问他道：

“说实话，你就像一个做丈夫的那样爱我，我指望的可不是这个。”

不久，她的眼泪也流下来了。但是，她流泪是由于惭愧，因为她居然自贬身价，责备起他来了。米西芮里心烦意乱地看着她流泪。忽然法尼娜起了离开他、回罗马的心思。她责备自己方才说话软弱，她感到一种残酷的喜悦。静默了没有多久。她下了决心；要是他不离开米西芮里的话，她觉得自己会配不上他。等他在身边找她不到，陷入痛苦和惊慌的时候，她才高兴。没有多久，想到她为这人做了许多荒唐事，还不能够取得他的欢心，她难过极了。于是她打破静默，用一切心力，想听到他一句谈情说爱的话。他神不守舍地同她说了一些很温存的话。但是，只有谈起他的政治任务，他的声调才显出深厚的感情。他痛苦地喊道：

“啊！这件事要是不成功，再被政府破获的话，我就离开党不干了。”

法尼娜一动不动地听着。一小时以来，她觉得她是最后一回看见她的情人。他这话就像一道不幸的光，照亮了她的思路。她问自己道：

“烧炭党人收了我几千金币。他们不会疑心我对密谋不忠心的。”

法尼娜停住幻想，对彼耶特卢说：

“你愿意到圣·尼考洛别墅和我过二十四小时吗？你们今

天黄昏的会议用不着你出席。明天早晨，在圣·尼考洛，我们可以散散步，这会让你安静下来；遇到这些重大的情况，你需要冷静。”

彼耶特卢同意了。

法尼娜离开他，做游行的准备，同时和往常一样把他锁在藏他的小屋子里头。

她有一个使女，结了婚，离开她，在佛尔里做小生意。她跑到这女人家，在她屋里面找到一本祷告书，在边缘连忙写下烧炭党人当天夜晚集会的准确地点。她用这句话结束她的告密：“这个组织是由十九党员组成的，这里是他们的姓名和住址。”这张名单很正确，只有米西芮里的名字被删去了。她写完名单，对她信得过的女人道：

“把这本书送给教皇大使红衣主教，请他念一下写的东西，然后让他把书还你。这里十个金币。万一教皇大使说出你的名字，你就死定了。不过，我方才写的东西，你给教皇大使一念，你就球了我的性命。”

一切进行圆满。教皇大使由于畏惧，做事一点也没有大贵人的气派。他允许求见的民妇在他面前出现，不过要戴面具，而且还得把手捆起来。做生意的女人就在种情形下，被带到大人物面前。她发现他缩在一张铺着绿毯子的大桌子后头。

教皇大使唯恐吸进容易感染的毒素，把祷告书捧得远远的。他读过那一页，就把书还给做生意的女人，也没有派人尾随她。法尼娜看到她旧日的使女转回家，相信米西芮里从今以后完全属于她了。离开他的情人不到四十分钟，她又在

他面前出现了。她告诉他，城里出了大事，宪兵从来不去的街道，有人注意到他们也在来回巡逻。她接下去道：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我们马上就到圣·尼考洛去。”

米西芮里同意了，年轻郡主的马车和她的谨慎而报酬丰厚的心腹伴娘，在城外半英里的地方等。他们步行到马车那边。

由于行动荒诞，法尼娜心不安了，所以到了圣·尼考洛别墅，对她的情人加倍温存起来。但是，同他说到爱情，她觉得她就象在做戏一样。前一天，派人告密的时候，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后悔。现在，把情人搂在怀里，她默默想道：

“有一句话可以同他讲，可是一讲出口，他马上而且永远厌恶我了。”

临到半夜，法尼娜的一个听差撞进了她的房子。这人是烧炭党，而她并不凝心他是，可见米西芮里并没有把秘密全告诉她，尤其是在这些细节上。她哆嗦了。这个人来警告米西芮里，夜晚在佛尔里，十九个烧炭党人的家被包围，他们开完会回来，全被捕了。虽说事出仓卒，仍然逃掉了九个人，宪兵捉住十个，押到城堡的监狱。进监狱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跳进井里，井非常深，死了，法尼娜张皇失措起来，幸而彼耶特卢没有注意到她，否则，往她眼里一看，就可以看出她的罪状了。……听差接下去说，眼下佛尔里的卫兵，排列在所有的街道上。每一个兵士离下一个兵士近到可以交谈。居民们不能够穿街走，除非是有军官的地点。

这个人出去以后，彼耶特卢沉思了一会儿，最后道：

“目前没有什么可做啦的。”

法尼娜面无人色，在情人视线之下哆嗦着，他问她道：“你到底怎么啦。”

随后，他想起别的事，不再望她。将近中午的时候，她大着胆子问道：

“现在又一个组织被破获了；我想，你可以安静一些时候了。”

米西芮里带着一种使她颤栗的微笑，回答她道：

“安静得很。”

她要对圣·尼考洛村子的堂长做一次不可少的拜访，他可能是耶稣会方面的奸细。七点钟回来用晚饭的时候，她发现隐藏她情人的小屋子空了。她急死了，跑遍全家寻他，没有一踪迹。她绝望了，又回到那间小屋子，这时候她才看到一张纸条子，她读着：

我向教皇大使自首去。我对我们的事业灰心了。上天在同我们作对。谁出卖我们的？显然是投井的混账东西。我的生命既然对可怜的意大利没有用，我不要我的同志们看见只我一个人没有被捕，以为是我出卖了他们。再会了，你要是爱我的话，想着为我报仇吧。铲除、消灭出卖我们的坏蛋吧。哪怕他是我的父亲。

法尼娜跌在一张椅子上，几乎晕了过去，陷入了最剧烈的痛苦之中。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她的眼睛是干枯的、炙热的。

最后，她扑在地上跪下来，喊道：

“上帝！接受我的誓言，是的，我要惩罚出卖的坏蛋。不过，首先，必须营救彼耶特卢。”

一小以后，她动身去了罗马。许久以来，父亲就在催她回来。她不在的期间，他把她许配了里维欧·萨外里爵士。法尼娜一到，他就提心吊胆地说给她听。他怎么也意想不到，话才出口，她就同意了。当天黄昏，在维太莱斯基伯爵夫人府，父亲近乎正式地把堂·里维欧介绍给她。她同他谈了许久。这是最风流倜傥的年轻人，有着最好的骏马。不过，尽管大家认为他很有才情，他的性格却是轻狂的，政府对他没有一点疑心。法尼娜心想，让他先迷上她，之后她就好拿他做成一个得心应手的眼线。他是罗马总督萨外里·喀唐萨拉大人的侄子，她揣测奸细不敢尾随他的。

一连几天，法尼娜都待可爱的堂·里维欧很好，过后却向他宣告，他永远做不了她的丈夫。因为照她看来，他做事太不用心思了。她向他道：

“你要不是一个小孩子的话，你叔父的工作人员也就不会有事瞒着你了。好比说，新近在佛尔里破获的烧炭党人，他们决定怎么样处置呢？”

两天以后，堂·里维欧来告诉她，在佛尔里捉住的烧炭党人统统逃走了。她显出痛苦的微笑，表示最大的蔑视，大黑眼睛盯着他看，一整黄昏不屑于同他说话。第三天，堂·里维欧红着脸，来对她实说：他们开头把他骗了。他向她道：

“不过，我弄到了一把我叔父书房的钥匙。我在那里看到文件，说有一个什么委员会，由红衣主教和最有势的教廷官员组成，在绝对秘密之下开了会，讨论在腊万纳还是在罗马

审问这些烧炭党人。在佛尔时捉住的九个烧炭党人、还有他们的首领、一个叫米西芮里的，这家伙是自首的。蠢透了，如今全关在圣·莱奥城堡。”

听到“蠢”这个字，法尼娜拼命拧了爵爷一把。她向他道：“我要随你到你叔父书房去一趟，亲自看看官方文件。你也许看错了。”

听见这话，堂·里维欧哆嗦了。法尼娜几乎是向他要求一件不可能的事。可是这年轻姑娘的古怪天资让他加倍爱她。过不了几天，法尼娜扮成男子，穿一件萨外里府佣人穿的漂亮小制服，居然在公安大臣最秘密的文件中间待了半小时。她看到关于刑事犯彼耶特卢·米西芮里的每日报告，快活得要命。她拿着这件公文，手直哆嗦。再读这名字，她觉得自己快要病倒了。走出罗马督府，法尼娜允许堂·里维欧吻她。她向他道：

“我想考验考验你，你居然通过了。”

听见这样一句话，年轻爵爷为了讨法尼娜欢心，会放火把梵蒂冈烧了的。当天晚上，法兰西大使馆举行舞会，她跳了许久，几乎总是和他在一起。堂·里维欧沉醉在幸福里面了。必须防止他思索哪。

法尼娜有一天向他道：

“我父亲有时候脾气挺怪，今天早晨他辞掉了两个底下人。他们哭着来见我。一个求我把他安插到罗马总督你叔父那边；另一个在法兰西人手下当过炮兵，希望在圣·安吉城堡做事。”

年轻爵爷急忙道：

“我把两个人的全用过来就是了。”

法尼娜高傲地回道：

“我这样求你来的？我照原来的话向你重复两个可怜人的请求。他们必须得到他们的要求的事，别的事不相干。”

没有比这更难的事了。喀唐萨拉大人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他不清楚的人家里是不用的。在一种表面上充满了种种欢娱的生活当中，法尼娜被悔恨折磨着，非常痛苦。进展的缓慢把她烦死了。父亲的经纪人给她弄到了钱。她好不好逃出父亲的家，跑到了洛马涅，试一下让她的情人越狱？这种想法尽管荒谬，她却打算付诸实行。就在她跃跃欲试的时候，上天可怜她了。

堂·里维欧向她道：

“米西芮里一帮烧炭党人，要解到罗马来了。除非是判决死刑之后，在洛马涅执行，才不来。这是我叔父今天黄昏奉到的教皇旨意。罗马只有你我晓得这个秘密，你满意了吧？”

法尼娜回答：

“你变成大人了，拿你的画像送我吧。”

米西芮里应当来到罗马的前一天，法尼娜找了一个借口去齐塔·喀司太拉纳。从洛马涅递解到罗马的烧炭党人，就被押在这个城的监狱过夜。早晨米西芮里走出监狱的时候，她看见他了：他戴着锁链，一个人待在一辆两轮车上。她觉得他脸色苍白，但是，一点也不颓丧。一个老妇人扔给他一捧紫罗兰，米西芮里微笑着谢她。

法尼娜看见她的情人。她的思想似乎全部换成了新的。她有了新的勇气。许久以前，她曾经为喀芮院长谋到一个好位

置。她的情人要关在圣·安吉堡，而院长就是城堡的神甫。她请这位善良的教士做她的忏悔教士。做一位郡主、总督的侄媳妇的忏悔教士，在罗马不是一件小事。

佛尔里烧炭党人的讼案并不延宕。极右派不能够阻止他们来罗马，为了报复起见，就让承审的委员会由最有野心的教廷官员组成。委员会的主席是公安大臣。

镇压烧炭党人，律有明文。佛尔里的烧炭党人不可能保存任何希望。但是他们并不因而就不运用一切可能的计谋，卫护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的审判不单是判决死刑，有几个人还赞成使用残酷的刑罚，像把手剁下来等等。公安大臣已经把宫做到头了（因为他卸任下来，只有红衣主教可做），所以决不需要什么把手剁下来的刑罚。他带判决书去见教皇，把死刑全部减成几年监禁。只有彼耶特卢·米西芮里例外。公安大臣把这个年轻人看成一个热衷革命的危险分子，而且我们先前说过，他杀死过两个宪兵，早就判处死刑了。公安大臣朝见教皇回来没有多久，法尼娜就晓得了判决书和减刑的内容。

第二天，将近半夜的时候，喀唐萨拉大人回府，不见他的随身听差来。大臣诧异之下，捺了几次铃，最后出现一个糊里糊涂的老听差。大臣不耐烦了，决定自己脱衣服。他锁住门。天气很热，他脱掉衣服，卷在一起，朝一张椅子丢了过去。他使大了力气，衣服丢过椅子，打到窗户的纱帘，纱帘后显出一个男子的形体。大臣赶快奔向床，抓起一支枪。就在他回到窗边的时候，一个年纪很轻的男子，穿着他佣人的制服，端着手枪，走到他面前。大臣一看情形不好，就拿手

枪凑近眼睛，准备开枪。年轻人向他笑道：

“怎么！大人，你不认识法尼娜·法尼尼啦？”

大臣发怒道：

“什么意思，要这样恶作剧？”

年轻女孩子道：

“让我们冷静下来谈谈吧。首先，你的手枪就没有子弹。”

大臣吃惊了。弄清楚这是事实，他从背心口袋抽出一把匕首。

法尼娜做出一种神气十足、妩媚可爱的模样向他道：

“让我们坐下吧，大人。”

于是她安安静静地坐到一张安乐椅上。

大臣道：

“至少，就只你一个人吧？”

法尼娜喊道：

“绝对只我一个人，我向你发誓！”

这是大臣所要仔细证实的：他兜着屋子走了圈，四处张望，然后，他坐在一张椅子上，离法尼娜三步远。

法尼娜露出一种温和、安静的模样道：

“弄死一个心情平和的人，换上来一个性子火爆、足以毁掉自己又毁掉别人的坏家伙，对我有什么好处？”

闹情绪的大臣道：

“你到底要什么，小姐？这场戏对我不相宜，拖长了也不应该。”

法尼娜忽然忘记她温文尔雅的模样，傲然道：

“我下面的话，关于你比关于我多。有人希望烧炭党人米

西芮里能够活命。他要是处死了的话，你比他多活不了一星期。这一切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嫌胡闹，其实我胡闹首先是为了消遣，其次是为了帮我一个女朋友的忙罢了。我愿意……”

法尼娜恢复了她在上流社会的风度，继续道：

“我愿意帮一个有才的人的忙，因为不久他就要做我的叔父了，而且就目前情形看来，家业兴旺正依靠他呐。”

大臣不再怒形于色了。不用说，法尼娜的美丽是有助于这种迅速的转变的。喀唐萨拉大人对标致妇女的喜好，在罗马是人所皆知的，而法尼娜，装扮成萨外里府的跟班，丝袜子平平整整，红上身，绣着银袖章的天蓝小制服，端着手枪，是十分迷人的。

大臣几乎是笑着道：

“我未来的侄媳妇，你胡闹到了极点，不会是末一回吧。”

法尼娜回答道：

“我希望这样懂事的一位人物帮我保守秘密，特别是在堂·里维奥那方面。为了鼓励你的勇气，我亲爱的叔父，你要是答应我的女朋友保护的人不死的话，我就吻你一下。”

罗马贵族妇女懂得怎样用这种半开玩笑的声调应付最大的事变。法尼娜就用这种声调继续谈话，终于把这场以手枪开始的会见变成年轻的萨外里夫人对她叔父罗马总督的拜访。

喀唐萨拉大人不久就以高傲的心情抛却了自己受畏惧胁迫的思想，和侄媳妇谈起营救米西芮里性命的种种困难。大臣一边争论，一边和法尼娜在屋里走动。他从壁炉上拿起

一瓶柠檬水，倒进一只水晶杯子。就在他正在拿杯子举到嘴边的时候，法尼娜把杯子抢了过来。举了一会儿工夫，好像一失手，让它掉在花园里。过了些时候，大臣从糖盒取了一粒巧克力糖，法尼娜一把把它夺过来，笑着向他道：

“你要当心呀，你屋里的东西全放上毒药了，因为有人要你死。是我救下我未来叔父的性命，免得嫁到萨外里家，无利可图。”

喀唐萨拉大人大惊之下，谢过侄媳妇，对营救米西芮里的性命，表示很有希望。

法尼娜喊道：

“我们的交易讲成啦！证据是，现在就有报酬。”

她一边说话，一边吻他。

大臣接受了报酬。

他接下去道：

“你应当知道，我亲爱的法尼娜，就我来说，我不爱流血。而且，我还年轻，虽说你也许觉得我老了，我可以活到今天，我的血将会玷污我的名誉的时代。”

午夜两点，喀唐萨拉大人一直把法尼娜送到花园小门口。

第三天，大臣觐见教皇，想着他要做的事，相当为难。圣上向他道：

“首先，有一个人我请你从宽发落。佛尔里那些烧炭党人，有一个还是判了死刑。想起这事，我就睡不着觉，应当救了这人才是。”

大臣一看教皇站在他这方面，就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最后写了一道谕旨，由教皇破例签字。

法尼娜先就想到，她的情人可能得到特赦，不过，是否会有人要毒死他可就难说了。所以，前一天，她通过忏悔教士喀芮院长送了米西芮里若干小包军用饼干，叮咛他千万不要动用政府供应的食物。

过后，听说佛尔里的烧炭党人要移到圣·莱奥城堡，法尼娜希望在他们路过齐塔·喀司太拉纳的时候，设法见上米西芮里一面。她在囚犯来前二十四小时到了这个城里。她在这里找到喀芮院长，他前几天就来了。他得到狱吏许可，米西芮里半夜可以在监狱的小教堂听弥撒。尤其难得的是：米西芮里要是肯同意拿锁链把四肢捆起来的话，狱吏可以退到小教堂门口，这样可以看得见他负责监视的囚犯。却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决定法尼娜的命运的一天终于到了。她从早晨起，就把自己关在监狱的小教堂里。谁猜得出这整整一天她的起伏的思想？米西芮里爱她爱到能够饶恕她吗？她把他们的组织告发了，但是她也救下了他的性命呀。在这苦闷的灵魂哺醒过来的时候，法尼娜希望他会同意和她离开意大利。她从前要是犯了罪的话，也是由于过分爱他的缘故呀。钟敲四点了。她听见石道上远远传来宪兵的马蹄声。每一声似乎都在她心里引起回响。不久，她听出递解囚犯的两轮车在滚转。它们在监狱前面的小空场停住。她看见两个宪兵过来搀扶米西芮里，他一个人在一辆车上，戴了一大堆脚镣手铐，简直动弹不得。她流着眼泪，向自己道：“至少他还活着，他们还没有毒死他！”黄昏黯淡凄凉。圣坛的灯，放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又因为狱吏省油，灯光微弱，只这一盏灯照着这阴沉的小教堂。几个

中世纪的大贵人死在附近的监狱，法尼娜的眼睛在他们的坟上转来转去。他们的雕像有一种恶狠狠的神情。

一切嘈杂的声音早已停止。法尼娜是一脑子的忧郁的思想。半夜的钟声响了不久以后，她相信听见轻轻的响声，像是一只蝙蝠在飞。她想走动，却昏倒在圣坛的栏杆上。就在这时，两个影子离她很近，站在一旁，她先前并没有听见他们来。原来是狱吏和米西芮里。米西芮里一身锁链，活像一个裹着襁褓的小孩。狱吏弄亮一盏手提灯，放在圣坛的栏杆，靠近法尼娜，好让她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囚犯。随后，他退到紧底，靠近门口。狱吏刚刚走开，法尼娜就扑过去，搂住米西芮里的脖子，把他搂在怀里，她感觉到的只是他的冰凉的尖硬的锁链。她心想：谁给他这些锁链戴的？她吻她的情人，却得不到一点快感。紧跟着是一种更锐利的痛苦：他的接待十分冰冷，她有一时真以为米西芮里晓得了她的罪状。

他最后向她道：

“亲爱的朋友，我怜惜你爱我的感情；我有什么好处能够使你爱我，我找不出来。听我的话，让我们回到更符合基督精神的感情上来吧。让我们忘记从前使我们走上岔路的幻景吧。我不能归你所有。什么缘故我起义，结局经常不幸，说不定就是因为我经常处在罪不可追的情形的缘故。其实只要凡事谨慎，也就行了。为什么佛尔里不幸的夜晚，我不和我的朋友一道被捕呢？为什么在危险的时际，我不在我的岗位上？为什么我一不在就会产生最残忍的猜疑呢？因为在要求意大利自由之外，我另有一种激情。”

米西芮里的改变太出乎法尼娜的意外，她呆住了。他不

算了不起瘦，不过，模样却像三十岁的人。法尼娜把这种改变看成他在监狱受到恶劣待遇的结果。她哭着向他道：

“啊！狱吏再三答应他们会好好待你的。”

事实是，年轻烧炭党人濒近死亡，可能和要求意大利自由的激情协调的宗教原则，统统在他心里再现了。法尼娜逐渐看出，她的情人的惊人的改变，完全是精神上的，一点不是身体受到恶劣待遇的结果。她以为她已经苦到不能再苦了。想不到还要苦上加苦。

米西芮里不言语。法尼娜哭得出不来气。他有点感动的样子。接下去道：

“我要是在人世爱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你，法尼娜。不过，感谢上帝，我这一辈子如今只有一个目的，我不是死在监狱，就是想法子把自由给予意大利。”

又是一阵静默。法尼娜显然不能开口讲话：她试了试，无济于事。米西芮里讲下去：

“责任是残酷的，我的朋友。可是，完成责任，如果不经一点点苦，哪里又是英雄主义呢？答应我，你今后不再想法子看我了。”

锁链把他捆得十分紧。他尽可能挪动一下手腕，把手指头伸给法尼娜。

“你要是允许一个你亲爱的人劝告的话，你父亲要你嫁的有地位的人，你就听话嫁了他吧。你的不愉快的事不必告诉他。另一方面，永远不要想法子再看我了。让我们从今以后彼此成为陌生人吧。你给祖国捐献了一大笔款子，有一天它要是得到解放的话，一定要用国家财产偿还你这笔款子的。”

法尼娜五内俱裂了。彼耶特卢同她说话，只有提到“祖国”的时候，眼睛才亮了亮。

骄傲终于来援助年轻的郡主了，她带了一些金刚钻和小刀。她不回答米西芮里，拿它们送给了他。

他向她道：

“由于责任的缘故，我接受了，因为我必须想法子逃走，不过，我永远看不见你了，当着市新送的东西，我发誓。永别了，法尼娜！答应我永远不给我写信，永远不想法子看我。把我完全留给祖国吧。我对你就算死了，永别了！”

气疯了的法尼娜道：

“不，我要你知道，我在爱你的心情之下，做了些什么。”

于是，自从米西里离开圣·尼考洛别墅去见教皇大使自首以来她做的事，她一五一十讲给他听，说完这段话法尼娜道：

“这都算不了什么。为了爱你，我还干别的事来的。”

于是她告诉他，她出卖的事。

“啊！混账东西！”

彼耶特卢喊着，他气疯了，扑向她，想拿他的锁链打她。

不是狱吏一听喊叫就跑来的话，他打着她了。狱吏揪住米西芮里。

“拿去，混账东西，我什么也不要欠你的！”

米西芮里一边对法尼娜说着，一边尽锁链给他活动的可能，把锉子和金钢钻朝她扔过去，迅速走开了。

法尼娜失魂落魄地待着。她回到罗马，报纸上登出，她新近嫁了堂·里维欧·萨外里爵爷。